

秋蘆／著

八十八頁
的青春



LINDA



01. 青春不止半熟

「《鄭愁予詩集》！我有沒有看錯？拜託別這樣～有夠假掰。」這是我在建青收到的第一張字條。

「幹！」拳頭充血變硬的速度連小弟弟都望塵莫及，像這款雞巴桌子砸爛剛好，給這個不知名的癩三下馬威！

——「……野蠻人……和他們一樣……」腦海中的聲音雖已細不可聞，但還是讓我及時收住了勢子，要不然像這種木料，還真的一劈就散。何必跟那種人一般見識？我不再是那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，我長大了，已經是高中生了。

※ ※ ※ ※ ※

我，吳進閔，畢業於H中，綽號人人有，我也不例外，以前有人叫我……算啦～都念高中了，就甬提啦！

去年暑假「北聯」失利，多虧補習班的乾姊指點一條明路，在一段廢寢忘食的衝刺後，僥倖以最後一名備取生的資格，遞補上「北都市立建青高級中學附設高級進修補習學校」，簡稱「建補」，如願成為紅樓才子的一員。

「紅樓夢、夢紅樓、築夢踏實」以及「今日我以建青為榮，明日建青以我為榮」這兩段印在生活週記封面的文字，便是所有建青新生的最佳心情寫照。

只不過……凡事總要有個「只不過」才有曲折離奇的機會，對吧？老子成就如此不凡霸業，自然不能例外啦！



所以～只不過……

嚴格來講，江湖上人稱「紅樓才子」和「駝客」指的是建青高中日間部的學生，設有忠、孝、仁、愛、信、義、和、平、勤、樸、誠、勇、禮、廉、智、悌共十六班，制服上的「建青中學」繡字是寶藍色、外套則是金黃色字體，象徵其傲比天高、卓越不凡的志氣。

至於建補，由於夜間上課的關係，便另以「夜駝」稱呼；補校共甲、乙、丙、丁四班，聽起來就像是隨便取的，制服方面，一樣的卡其服、一樣的四個字繡以墨黑字體，外套上的字為白色，提醒其晝伏夜出、黑白分明的行為準則。

雖是開放社會人士報考，但鑒於建青名聲透京城，又和北女補校聯合招生，因此不乏「北聯」失常的優等生或中後段志願的一般生將其列為「退而求其次」的選項，像我這種以建補做為人生第一志願才勉強吊車尾考上的反倒是異類。

這些箇中軼聞知道的人不會太多，但如果你對紅樓才子的定義跟我一樣寬廣、不會太狹隘的話，那麼這身制服連同其上的繡字顏色可是令我相當自豪的。

補校的作息時間是從下午四點開始，先和日校生共同參加降旗典禮，之後的五節課、每節四十分鐘，先上兩節、晚餐過後再上三節，於晚上九點放學。

師資方面，一部分另聘、一部分由日校支援，可謂勤教嚴管，課業上一點也不含糊，畢竟，這裡是建青啊！



補校生比日校生更具優勢的地方在於時間，而我加以善用；白天提早到圖書館念書，念累了就磨著體育組長老余跟他學拳。

這個老余可不簡單，早年曾是總統府的侍衛長、還當過某資政的隨扈，雖已六十開外，但八極拳一施展開來仍舊聲勢驚人，要撂倒我這種小夥子依舊綽綽有餘。他看我頗具慧根、又有幾年跆拳道和空手道的根基，加上學得認真問得勤，便答應教我，條件是不得凌弱、功課也不能退步。

我的高中初體驗就這麼過了一年，然後，精彩的來了。

※ ※ ※ ※ ※

一九九三年，九月。開學第一天。

我由一丁升上二丙，和日校的仁班共用教室，希望這一年的學友別再那麼白目。

一坐定就發現抽屜內的字條，裡頭畫了背光而立、眼神桀傲冷峻的「步驚雲」，旁白則是——

「二軍的，放學前桌子記得擦乾淨，別亂黏口香糖。」

你看看……日校生真的很多這種傢伙，通常一開始都很白爛；我的心願成真（還超乎預期），這回的學友不僅白目、而且雞巴，簡直是極品！



話說補校的教室和日校共用，因此一套課桌椅會有兩位主人，所以舉凡桌角、椅背……等地方，常會有使用者之間心照不宣的密碼，而抽屜底邊的木板下方夾層，就成為日夜交替守護的祕密基地；萬金油、綠油精等提神醒腦的好物不稀罕，有的人會利用這層便利交換漫畫小說或零食，而聽說乙班那邊有張「曾太駒」的桌子專門出產少年快報、寫真集和一些「小本的」，是兵家必爭的風水寶地。

所以新學期開始，除了認識空間上的新同學外，還得跟共用抽屜的學友拜拜碼頭；而每天上學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好分享，這大概是建青補校不足為外人道也的祕密！不知北女補校那邊有沒有？

然而，新學期的第一天就收到這麼「靠北」的問候，我懷著「愉悅」的心情將回訊放入抽屜夾層——

「欠扁！居然敢叫老子『二軍的』，要我堵你就明講！」

第二天回信來了——

「別生氣嘛～我只想知道誰在跟我共用這個抽屜，怕你不理我，所以措辭故意強烈點、激盪一下沒惡意，我叫潘仁卿，大家叫我阿潘，交個朋友吧！」

就這樣，一來一往，阿潘成了我新學期的日校學友



「沒想到紅樓才子當中也有這麼白目的喔？」

「多的是唷～反倒你們補校可能正常人多一些。對了，你有沒有同情心？要不要參加社團？」

「參加社團干同情心屁事？」

「當然有關係。我們家主編這陣子天天以淚洗面，你要不要加入校刊社幫他（順便也幫幫我）？」

「No way～讓你們倆天天淚眼相對想必很有趣，哈哈！」

「咦～我發覺你也不太正常，果然……補校也是能人輩出的紅樓才子（雖然是二軍）。」

「幹！哩金架白目。」

「欸～昨天的入社邀請當我沒講，因為指導老師說本社自創建以來已近半百，從未開補校生加入之先河，所以……」

「這麼階級喔？北都什麼時候推行種姓制度了？難怪陳木寬要跳出來選～老子偏要加入，順便瞧瞧 貴大主編以淚洗面的容顏。」

「既然施主心意已決……那好吧～十天內，你必須在滿月前、戌亥交替之際抵達『相聚一刻館』，也就是世人所稱的明道樓，下到B1後，右邊有六道門，那是六道輪迴呀～所以不要理它，你必須左轉，沿途會經過八道門，正在搬遷的是模型社，很可憐～但你別管，直走到底，你必須找到一扇神祕的碧綠之門（就是北女的那種綠），裡面有位愁眉深鎖、名字裡有十個太陽的偽文藝青年，找他填表，社費打完折後跟行政院長一樣，都是貳佰伍，不接受分期付款。然後，你會得到下一步指示。」



你必須這樣、你必須那樣……有完沒完？還六道輪迴咧！你看我沒說錯吧？日校就是有很多這種喜歡拐彎抹角、裝模作樣的傢伙；也就這樣，我加入了小貓三三兩兩、如同金光黨總部的校刊社。



02. 黑輪伯是我乾爹

「名字裡有十個太陽的人」！？

這個阿潘雖然不知所謂，但他一番有如電玩NPC的提示，卻徹底勾起了我的好奇心，而當時發生的一些事也和後來有關……

※ ※ ※ ※ ※

由於最後一節的軍訓課必須依規定播放愛國宣教，因此我和補校同學抓起書包，從致知樓向明道樓的視聽教室移動。

秋分時節，皓月當空，穿過南海大道的晚風，替九月的北都捎來一絲涼意。明道樓座落在建青校園的西南端，校舍頗為老舊，磚牆上藤蔓滿布、外加一整排的老榕遮蔭，白天看來古色古香、令人發思古之幽情，但到了晚上，夜間照明就略顯不足，感覺頗為陰森。

「沒事少去明道樓」——這個傳聞在建補流傳甚廣，至於原因，則繪聲繪影、未知真假，有人說是日據時代有阿本仔在這邊集體切腹，有人說是啥白色恐怖時期槍決政治犯的刑場；另有一說，居然是男同性戀基佬相約在這邊跳樓殉情……還言之鑿鑿咧～呸！

不過話說回來，明道樓的格局確實與眾不同，中間的樓房中規中矩，但左右兩旁矮上一截，像是總統府的



「凸」字，但卻在左右兩翼和中間樓房間覆以斜面屋頂，用文字很難形容，但若要我說，樓面遠遠望去還真像是一面八卦，只不過一半立在地面上、另一半插進土裡。

當晚的軍訓課，由於視聽設備線路異常，時靈時不靈……阿諾教官弄了十分鐘搞不定，最後索性放棄、陪大家扯蛋，聊著聊著便說了個自己當初念陸軍官校時「無臉查哨官」的鬼故事，眾人興致一來，便有人問起這座明道樓是不是真如傳聞中的鬼影幢幢。

教官嗯了一聲，不置可否：「其實明道樓的前身曾是日據時代總督府圖書館，時間一久，難免會有些穿鑿附會的鄉野奇談，你們說的我也聽過，無論是真是假，鬼故事的元素都由人的意念構成，人有思念的人事物，鬼應該也差不多吧……」最後又補了句：「總之，敬鬼神而遠之總沒錯。」

旁邊一位同學叫做謝宏崙，平常特愛搞笑，口沒遮攔地說：「那些被一槍打在腦袋槍斃的倒楣鬼怎麼思念？腦袋瓜裡卡著一顆子彈再怎麼想也是『秀逗』啊！」

好笑的是這回沒人笑。

說也奇怪，視聽設備的線路突然又正常了，畫面上的是八點檔《包青天》，剛好播到那個單元的最後一集，展昭帶著張龍、趙虎等一干衙役前去拿人，打算硬闖奸臣府邸，眼看打戲即將登場，在座的都是男孩子，便聚精會神地盯著螢幕。

教官看還有點時間，便又重新接上AV端子，想播愛國宣教。沒想到不管他怎麼調整切換，畫面就是很固執地



切回《包青天》，我隱隱感到空氣中有股說不出的怪異氛圍，但沒聽其他人提，所以我也不說。

大家就這麼靜靜地看到最後，隨著鋤刀一落，正義總算彰顯，等到《新鴛鴦蝴蝶夢》的前奏響起，一股燒焦味傳來，「啪」的一聲，畫面全黑。

教官趕緊一把扯掉延長線的插頭，連忙說：「下課了，同學們趕快回家，不要逗留。」

補校生們一哄而散。

※ ※ ※ ※ ※

這陣子心頭三不五時總惦念著「十日之約」，眼看已然堪堪滿月，而且今晚人剛好就在明道樓，擇日不如撞日，乾脆去瞧瞧這群灰孫子在搞什麼玩意兒。

此時明道樓的輪廓在夜色描摹下，有如一條大黑狗般的矗立著，通往地下室的樓梯口像極了牠裂開的大嘴；儘管剛才在課堂上心裡被弄得有些毛，但過去有不少夜探校園的經驗，仗著一身虎膽和本領，倒也不甚驚懼，便下樓一探究竟。

我按圖索驥，拍開了深邃美麗的碧綠之門、也見著了「名字裡有十個太陽的人」；原來，明道樓的地下室被校方拿來做為學生社團的辦公室，現在這個時間當然沒什麼人，燈光昏暗是正常的、氣氛鬼祟也是正常的，正所謂疑心生暗鬼，自己嚇自己根本庸人自擾，犯得著嘛？



真正嚇人的是——這位溫同學竟然妙想天開，要老子幫忙寫篇一萬字的小說，簡直滑天下之大稽！

「蛤～蝦米三小小說？」我當然敬謝不敏。

咱們的文藝主編咬著筆滿面愁容：「那……你可以幫我什麼？」

（幾乎目光含淚，還真的是）

我心下已有計較，丟出去的零用錢既然打了水漂，苦差事當然留給別人，柿子得挑軟的啃囉——

「那就……封面吧！封面封底的攝影我有辦法，包君滿意。」

※ ※ ※ ※ ※

當時在社辦裡還有位胖子，他收下我上繳的社費後要求加碼：「除此之外，新入社的成員要貢獻笑話一則，夠創意的我讓我乾爹請吃宵夜，絕不食言。」他接著又道：「你剛剛說你是補校的？那報名表上怎麼填『附中』？」

我順口回他：「你不知道嗎？北都市立建青高級中學『附』設高級進修補習『中』學，簡稱『附中』啊！不行嗎？」

未料這則補校生的老梗，把咱溫主編逗樂了，他朝那胖子連連點頭：「大支，這則不錯耶～可以收錄下來放青橄欖。」



「好喔～兄弟，現在剛好肚子有點餓了……」我也意味深長地朝那位被叫做「大支」的胖子瞧去。

「行！說走就走，旭暘，你那邊也差不多了吧？」

「你們先走好了，我再寫一會兒。」

我對胖子向來有莫名的好感，便和他邊走邊尬聊。

「大支兄弟，還沒請教你的名字是？」

「我叫曾太駒。」

喔喔～正所謂人的名、樹的影，當真是如雷貫耳——就是他！清涼桌曆和小黑皮書發源的巴顏喀喇山！

「你乾爹是？」

「就黑輪伯啊！」

幹！更加如雷貫耳——老子發達了！

還沒走出建青大門，隔老遠就聞到陣陣熟悉的滷汁香味朝我倆撲鼻而來……

這下真的餓了啦！

